

忆情

他属于安乡五中

□ 罗碧野

1979年,安乡五中获批成立,前身为向阳中学。父亲罗承文是向阳中学教师,自然成为安乡五中“创始人”级的教职员工。随着全国高考制度恢复,学校各项工作有序展开,组织上安排父亲负责全校后勤保障工作。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,退休后因工作需要,学校返聘他又工作了几年,前后共计二十五年。

安乡五中原址在董家垱镇,曾是清朝武举人罗世獬的庄园。罗氏家谱可考,父亲是罗世獬第五代孙。镇上老人笑言他是“原始股东”。或许因这份祖辈情缘,父亲在后勤岗位上任劳任怨,默默奉献一生。

2025年,安乡县委、县政府决定,安乡五中从董家垱镇整体搬迁到县城。学校在董家垱镇办校四十六年,7月送走最后一批高中毕业生后,正式启动搬迁。就在7月

25日,我和几位同学在贵州六盘水避暑,上午去附近登山,我身体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适。手机响了,是老家父亲的保姆打来的,听到她颤抖的声音,我突然双膝发软,几乎跪倒。父亲突发心脏病,走了。学校搬迁,父亲离去,这也太巧了。多少个日日夜夜,留给我许多想象空间,这些事能够解释通的,是他属于安乡五中。

安乡五中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全国电教试点示范学校,全省闻名的“电教一枝花”,中央电视台进行过专题系列报道,办学特色载入《中国教育志》《中国教育大典》等国家级典籍。当年电教设备和配套材料缺乏,幻灯片都是老师亲手制作,父亲有绘画基础,晚上绘制到深夜是常事。电教需要磨砂玻璃,市面上没有,父亲到县城买透明玻璃,担心搭车损坏,与同事肩挑玻璃,步

行二十多公里回校,连夜用磨刀石手工磨成半透明的磨砂玻璃。投影幕布也是他仿照电影幕布设计图纸,请裁缝制作,为学校电教工作提供了可靠保障。

安乡五中是湖南省园林单位、湖南省卫生先进单位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父亲规划校园绿化设计,购买花木栽培书籍学习,自己动手嫁接。没有花木市场,只能靠自己育苗。走进原址校园,道路两旁高大的树木枝叶交错,撑起一片清凉绿荫,草木繁茂,鸟语花香,处处清新自然。父亲退休在家同样栽培了许多花木,把老家院子打理得像花园一般。

父亲还自学国家建筑标准,报考建筑类技术职称,所需计算数据就靠一把算盘。由他设计的图纸、编制的预算,送职能部门审批,基本一次性通过。当地建筑工人调侃他,安乡五中的基建项

目没有多大利润,算是给学校帮忙做事。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这样敬业,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。

父亲退休后,把安乡五中每年高考学生人数、上一本二本线人数和分数,按自己设计的方式分类统计,记在一个红本子上,连续统计十八年,直到患上轻度脑梗、右手不便才停下。那本红册子,写满了一位退休老教师对学校的关心与厚爱。

我是安乡五中毕业的学生。前不久回老家,去了安乡五中原址,如今更名为董家垱中学。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,感到格外亲切,仿佛自己又年轻了许多。我在校园里边走边看边想,梦想在某个地方能看到父亲的身影——怎么可能呢?眼泪随着微笑慢慢流下。父亲把智慧、勤劳和汗水洒在这片土地上,他属于这美丽的校园,他属于安乡五中。

随笔

清白

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 张雨莹

参加工作后,我养了一只小狗,通体雪白,起名“雪饼”。

那时我在C城独居,每晚九点下班。钥匙插进锁眼,门后便传来哼唧声。门开,雪饼探出脑袋,用爪子挠我裤脚,眼睛湿漉漉的。

养狗的事没敢告诉父母。从小到大,我想养宠物的心愿一次次被驳回。来C城工作也是自作主张,为此父母三个月没理我。年关时他们执意来看住处,我只好摊牌。雨夜出租车上,父母侧脸沉默。

到了出租屋,雪饼竟不怕生,蹭了蹭母亲裤脚,母亲伸手摸了摸。后来我换了教师工作,寒暑假带雪饼回家。母亲会早起遛它,添蛋黄;父亲小醉时,抱着它嘟囔:“阿饼先生,你有福啊。”

变故发生在夏天。保洁阿姨说雪饼咬了她,母亲赔了钱。阿姨放话:“以后你家狗在,别叫我来。”父母冷冷道:“牲畜毕竟是牲畜。”雪饼被关在笼子里,仰头望着我。

我不甘心,悄悄打听,有邻居说:“最好换人,她手脚不干净。”我让父母在西装兜里放钱试探。阿姨再来时,钱少了,母亲还发现少了一条项链。父母辞退了她。

新阿姨上门,雪饼翻倒在地,把肚皮摊开任她抚摸。阿姨说:“之前那个小琴啊,总觉得狗都能骑她头上。人心歪了,看什么都歪。”

阳光里,雪饼尾巴一摆,眼睛清亮地望着我。

满架欢喜

印象



方华/摄

抒怀

光影中的热爱

炎陵县炎陵中学小学部 黄燕妮

体育广场支起一方银幕,我寻了一张矮凳坐下。尘封的记忆被这场露天电影轻轻唤醒。

于我而言,电影是融进名字里的缘分。父亲偏爱老影片中那位英气果敢的女游击队长燕妮,便将这份期许赠予初生的我。自此,电影与我岁岁相随。

儿时乡间,露天电影是心底最殷切的期盼。夏夜,父母打着手电,一前一后背着我和姐姐,踱过齐腰河水去公社看电影。

《再向虎山行》是童年鲜活的印记。挤不到前排,便爬上窗沿踮脚凝望,沉醉在江湖情义里。

小学时,《少年犯》道尽迷途,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诉说深沉母爱,看得悄然落泪。那些银幕里的悲欢,悄悄在心底种下善良与温情。

县三中求学时,校园时常放映露天电影,同窗们都欢喜前去,我把这份喜好藏于心底,沉心勤学。

踏入师范,学校每周五组织观影。第一次走进规整影院,满心欢喜。《中南海保镖》里李连杰身姿挺拔,惊艳了年华;《中国霸王花》里女警英姿飒爽,成为青春一抹亮色。

岁月更迭,露天电影渐淡,电视、VCD陆续走进生活。《泰坦尼克号》里杰克与露丝迎风相依,成为一代人对爱情最美的想象。

2019年一场阅读活动,让我明白观影藏着人生深意。自此重拾热爱。走进影院,领略《红海行动》的家国担当,共情《你好,李焕英》的温暖亲情……

如今,观影已是日常闲趣。片片光影串联半生流年,藏在光影里的陪伴、成长与温情,久久不散。

生活

叶下的世界
湖南省作协会员 胡梦

莲叶的碧,是透得见水、润得化风的碧,仿佛把盛夏的魂魄揉碎了,一层叠一层铺向天边。午后的风掠过塘面,沾了水汽,拂过面颊,软得发痒。

撑一叶小舟,才知莲叶之下另藏一世界。天被遮了,暑气被隔在上头,底下是凉的、暗的、活的。阳光从叶隙漏下,凝成淡绿光柱,斜斜刺入水中,晃着、颤着。水亦非静,鱼尾一摆,光柱便碎成细碎的星。

水里多是青灰色小鲫鱼,三两成群,不惊不避。船影掠过,它们只懒懒一摆尾,散入荷叶阴影,片刻又聚拢来。有的忽地跃出水面,水珠四溅,涟漪荡开,终归于寂静。水清见底,偶有气泡自泥中浮起,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蛙声自远处水草丛中浮起,先是一两声试探,继而连成一片,像大地的脉搏,贴着水面穿过密叶,更衬得这方天地幽深如古井。

日头西斜,光柱由淡绿转为金黄,柔柔铺在水面。蛙声愈响,空气里水草的腥、莲的清、泥的土,混成一种说不清的味儿,教人安心。

这叶下的世界自有其律:鱼游其缓,蛙唱其沉,波漾其悠,各安其位。热闹是岸上的,清静是水下的。一叶之隔,便是两个天地。